



芝  
馬  
録  
下

ナ 3
1229
3



第參  
雅賞 附考  
餘考  
追譯增補

大連  
1229  
3 上

特  
十通  
1229  
卷 9 上

焉錄卷之下

東奧 玄澤 大槻茂質 著

茂質曰煙草古之所無其不載錄于古書者固也

至清則往往見諸名家詩編啓牘中我

邦慶長以降入騷士之理詠者亦不為尠今悉輯

錄以臚列之左

囊號銷雲仙人佩去壺稱吐雨學士携歸頃受形管

之遺如當碧筒之勸未謝人間火食已餐天上烟霞

豈葛老抽刀切金絲而飼鶴若王喬吹管而種瑤草



呼龍

清董以寧謝送金烟筒啓  
出于留青全集

口生丹篆學獅炭之吐香手挹青雲勝龍團之解渴  
色逾柳絲細埒花鬢錦囊時呈犀筒頻吸

清曹廷對謝貽

金絲烟啓

神農百草親嘗獨遺其味張騫諸種徧植未列斯珍  
某殊慙斗酒學士竊附烟火神仙頃承石馬遙頒欲  
作喉間之甘露敢向銀鹿拜賜勝餐嶺上之朝霞吐  
出遊絲浮雲繚繞圍成香縷丹篆滌洄疑醉公瑾之  
醇醪不覺玉山之頹矣當子瞻之軟飽姑以彤管試  
之

清姜文榮謝贈煙啓

煙

清胡然

流播自遐方爭看帶火嘗辟寒同麩藥解渴勝茶湯  
堪助吟哦趣能增齒頰香霏霏呼吸處雲霧滿衣裳  
出于愈長仁咏物詩選

煙筒

清陳業

截得簞簾竹裝成一勺宜烟雲時吐納杖履慣追隨  
直欲凌茶椀還堪敵酒卮  
清翁長祚花曆百詠  
把姑巖樹均佐浮觴云云

吃烟詩

吃烟至本朝始盛不但男子盡然即閨閣中亦皆手執煙袋呼吸無忌者一士人作詩咏之曰

寶奩數得買花錢象管雕鏤估十千近日高唐增妾夢為雲為雨復為烟

烏絲裊裊細于綿點點微櫻紅欲燃差擬海棠初雨後凝脂和粉泣朝烟載于無悶居士廣新聞乾隆壬子新刊

倉山居士袁枚隨園詩話曰學人之詩吾鄉除諸襄七汪韓門二公而外有翟進士諱灝字晴江者

咏煙草五十韻警句云藉艾頻敲石圍灰尚撥爐乍疑伶秉齋復效雁銜蘆

墨飲三升盡烟騰一縷孤似矛驚發如筆見花敷

苦口成忠介焚心異鬱紆穢驚苓草亂醉擬碧筒呼

吻燥寧嫌渴唇津漸得腴清禪參鼻觀沈漉潤隴胡

幻訝吞刀並寒能舉口驅餐霞方孰秘厭火國非誣

繞髻霧徐結盪胸霜叠鋪含來思渺渺策去步于于

典雅出色在韓慕廬先生煙草詩之上楊次也先生西湖竹枝詞白石敲光細火紅繡襟私貯小金筒口中吹出如蘭氣僥倖何人在下風

吸烟美人

調 滿庭芳

何承燕

吐納櫻唇，氤氳蘭氣，玉纖握處堪憐。脂香粉澤，分外  
覺清妍。豈是陽臺行雨，剛來自，十二峰邊。闌干外，風  
鬟霧鬢，猶自繞雲煙。流連怎禁，相思暗結，悶悶難捐。  
算消遣，春愁此最爲先。怪底鴛鴦，央綉倦，停針便坐爾。  
情牽恰喜，有知心小婢，一笑遞嬋娟。

或曰：乾隆辛未當湖陸南香咏煙草爲青韻六首，  
一時名流和者數十人，遂哀成冊。錢塘厲大鴻爲  
之序，云：其書未有船來者，故姑且錄其所聞耳。  
朝鮮王子蔚海君煙草之詩，在於加藤清正軍營

中所作云：出處未詳，桐江滕子信所臆記也。思草  
吐出自然，氣徹天一樣，雲終日愛無盡，好是袖中君。

朝鮮 東郭

只取流津，忌逆筋，到來輕縷却生芬。燃時愛吐霏霏，  
霧吸處如吞裊裊，雲偏合異鄉無夢客。最宜寒夜踐  
更軍，慙慙盛貺將，何報蘭室交情感，襲薰。

煙草唱和詩稿抄錄

菊所木道圓編錄  
元祿年間之作

謝板醫士惠煙草

安積覺

字士元  
號澹泊

煙草遠逐番舶，至氣勢薰灼世，所嗜藝殖頗妨中人。

產硤确翻資小民利未耜逐末雖可憎貿易濟業安  
可棄葉如落蘇截成縷噓吸豈爲口腹累握管歛起  
一片煙坐花嘯月多風致臺城楊柳春色暗爐峰晴  
靄山光翠燈前攤書勝啜茶馬上驅睡幾鑽燧燕間  
可以薦王公功用酷與檳榔類不須紅潮上兩頰飽  
能使飢醒能醉菟羅圖經無所得爭似休文疏粟事  
好風吹送杏林春剛柔併美香色異我欲携之覓野  
梅落日斷橋雲一綫

和前韻 并引

今井順

煙草本蠻夷之草蠻人呼之云淡巴菰一名相思草

又謂之煙酒或稱之返魂煙因其煙氣薰灼日夜吸  
之快然無厭故名焉其說初見于閩書及祝氏聞見  
卮言沉穆本草洞詮等書而洞詮所述尤詳蓋南夷  
所傳者也印度西域南海之地方嗜之過於酒日夜  
啜之醉倒撲跌以爲妙我邦慶長年中南夷持其  
種子來而初植之長崎東土山自此繁延茂盛吾人  
爭求藝植盡地力而今遍於天下矣以其煙氣馥郁  
驅痰開鬱快胸膈之痞塞遂至與茶酒並愛也近世  
特盛而漁翁樵夫以至於王公縉紳婦女輩座右必  
置之或袖之懷之其盤爐匣管金玉以盡可謂盛焉

余謂煙草之有毒其火氣薰蒸固已陰虛火盛久病  
 氣虛者之所宜禁也雖然堂上清談閑坐讀書花邊  
 月下舟中馬上皆其所宜也而消悶慰勞誠又與步  
 兵酪奴並稱為三友也今幸得安積兄佳章一篇讀  
 之再次字句清新特信煙草可愛可翫焉不揣依韻  
 次和實得非醜婦傲顰者哉

南方異種煙草至茗乎酒乎人同嗜我邦初見海西  
 邊爰采于采民逐利印度回回風土別酪酏倒地巾  
 帽棄雅名近稱返魂煙寤寐求之思何累絲縷纖纖  
 鬱金香香霧靄靄晴光致高堂春色酣清談偏餐煙

霞接空翠輕薄少年碧玉匣花前併佩黃金燧今我  
 偶讀本草篇功力四段從其類片言空費七盃茶清  
 狂浪傳千日醉醉眠用處任自由風流多少清閑事  
 枝幹花實古所無黃葉一片金不異芳心今我長相  
 思及時不厭香成穗

是 一 卦 和 前 韻 并 引 畧

神 立 輔

奇卉凌波天外至何物能使萬人嗜相思返魂得佳  
 名播種頃奪桑麻利鉏荒墾野無遺壤瀉瀆堦堦不  
 敢棄搬敗並馳菽粟車貪淫頗為形體累南泉北館  
 及服部萬錢不惜坐而致纖纖剪落蓮鬚紅片片編



來貝葉翠索句，沉吟橫彫筒。尋花流憇鑽，方燧銷金囊。裡携滿袖寶，鑪銀盤好從。類吞吐煙霞，火食僊人間。鬱悶付白醉，如今太平衣食足。優游般樂討閑事，美醞芳茗寧俱捐。片時難捨其何異，微風扇和春日長。一任香雲裊穉穉。

同煙草韻

并引

畧

木下元高

天地化醇無不至，近出煙草貴賤嗜。耗血未省終身害，適口多放一時利。功治凝寒解瘴毒，滯氣停痰亦那棄。莫怪登徒好妻醜，燻喉辛辣不爲累。至珍仲芳說有許，遺恨東壁解無致。賓筵新試彫管美，仙家巧

吐縷煙翠馬前走，卒携鋤筒牛背牧。童佩木燧效商浪，要味色潤甘草礬。紅地黄類是酒，吾性爲小戶入口。豈啻千里醉末葉，鼻吸別治法發。風寒尤新事和酒，蠅蚋食不飛鋪床臭。蟲去非異治產樹藝飾價，民歉年何知給按極。

其二

東洋一草西洋至今，天下口何若嗜。臧獲廩及庸保嘆息，小人暗失利。不薦鬼神供賓客，難爲拋擲牆角棄。文房起居及遊具，新添其器不無累。深甫緯真先此時，續箋補名何誰致。八月九月好風日，結繩多

暴葉橫翠幾人鑽火動因之四時取木豈夫燧好稱  
金絲似絲細雖名煙酒非酒類吸來縱令對六經  
眩却成正心醉解毒檳榔記有功和藥泥漿亦遂事  
矧是沙糖尚能制消筒中煤似怪異舉世紛紛逐臭  
徒相思勝觀沉煙穠

其三

底事人間煙酒至不特吾邦萬邦嗜養生尋常多有  
損論弊若干皆無利吹醒便腹對晝眠博徒酒人又  
焉棄本朝上第攝土產盡心搜索不知累奈何醜可  
能得元是雄田在所致菜圃栽植賴小吏莖高葉長

抽蒼翠清夜偶觀露泛水月明誤疑用陰燧多識未  
逮煙名傳新草諒非葭菒類戲謔初吸欲卒倒習慣  
頓覺非真醉三年豈敢如苜蓿不用縮頸效之事細  
緼難量造化工後來重聞此物異亦憎去本農趨末  
闔國幾易苗肥穰

英林春齋煙草贊出處未詳醫官安長多岐君所臆  
記也

非茶非酒澆胸次壘塊于月于花爲詩客良媒

葭菒管銘

出于鶯峯文集

竹柄銅管合爲一筒上曲下直外長內通呼吸之息

淡烟之風攪睡伴寂閑味參同

戲謝仙臺洞巖翁惠金煙管二十韻

白石美

相思千萬里芳草既爲煙遙謝琅玕贈何酬錦段鮮  
奕奕雙淚竹艷艷並頭蓮鶯管長且細螺杯小復圓  
彎如象鼻曲翻若馬蹄翩聊比繞朝策那論武子錢  
碧筩宜共飲青簡豈須編王衍曾揮塵蘇卿本嚙檀  
趣同餐蔗境狂似嗜茶顛絕勝檳榔醉要將桃李憐  
丁香香自結柳線線猶牽朱焰龍啣燭丹壚虎伏鉛  
飛灰金瑋內擊節玉壺邊流火歌幽雅薰風和舜絃

帷中非借著陌上是遺鈿不羨食霞客還懷服氣仙  
吐成玄圃霧漱作白雲泉嘗參心良苦紉蘭佩可捐  
微陽回黍谷尺寶出藍田因識蓬瀛侶徒勞採藥船

余五十節壽富春山人遙惠鐵煙管繫以一

王對韻律聊依其韻作歌謝之

一自羔裘嫌物色釣竿苔剝色爲玄截作鐵筩還無  
孔擲下護園夫子前夫子吹簫不解笛偃蹇伏枕只  
吹煙煙中一點忽熒赫驚問客星終是遷

賦煙草應後臺命

傘絲盛碧筒非酒發微醺却愛塵間客口中忽吐雲

煙

一管吹煙蘭草薰平生愛爾送朝昏吞甘金谷三杯  
酒吐見蓬萊五色雲

煙草

伊藤聖訓

南洋航異草中土植芳艷奪黃鸝色香含翡翠煙  
玉樓銷卯酒石室攪春眠吹作連環起隨風乍自遷  
又 岡田挺之

相思南國草獨得火行精海舶纜傳種風人未識名  
剪爲金縷細吹見綠煙生莫道杯中物偏能破不平  
中非煙草田助對眼屐山

南夷煙草昔誰栽縷切盤中小作堆不是碧筒通酒  
氣應須玉管動葭灰山中怡悅持雲贈席上飛談捲  
霧來莫問紫陽仙子術餐霞吸景到蓬萊

蕪草

釋若霖

栽滿良田壓稻麻收成品伍酒兼茶鑿刀細切金絲  
亂彫管輕薰碧縷斜賓席助談拋玉塵書帷驅睡落  
燈花歡含悲咽人將老最閱朝雲暮雨家

煙草

高維馨

細剪黃金縷紛紛色自分似醒楚王夢總作巫山雲  
喫煙 伊藤縉

詩促歸心酒促眠畫盆縷管坐吹煙氤氳自若函關  
紫遣興何勞問李仙

煙管

田維禎

曾隨南草杏相傳一管中通一縷煙金口時將紅袖  
拭銀頭或借寶釵穿佩來常伴腰間劍化去多交杖  
上錢莫擊唾壺歌伏櫪長生堪比喻霞仙

詠煙草

天野景胤

異香紛滿坐長管弄煙初洞口秋雲亂峰頭夜火餘  
對花吹郁郁送鳥吐踈踈月暈生人面風絲繞客裾  
應同食沆瀣亦似學啣噓肉氣三吞盡塵襟一服除

換我腰底物薰我腹中書朝暮此南草相思名不虛

源子華惠煙具漫作有贈

壺山老疾

華陽何必避塵氛鏤管堪持嶺上雲當夜北窻餐沆  
瀣對春東嶽坐氤氳腰間鑽鑿電光閃鼻底吹煙月  
暈分玩弄須臾不可廢微芬却勝椒蘭薰

追補

奉贈鐵煙管壽徂徠大先生五十

門下老書生寓奧之愛子山富逸拜

莫笑野人獻微物虛心最好足通玄抵換如意背除  
癢擊破唾壺驥欲前夜半泰山觀赫日朝來鐵遂弄

絲烟先生海內文章伯壽等五雲深處仙

其天以金絲烟寄贈李東郭朝鮮信使製述官名

入江若水

採取頭黃已去筋割成金縷一何芬面前乍起紛紛  
霧舌罇徐生曳曳雲非酒能消詩客恨代茶好敗睡  
魔軍多情誰喚相思艸寄與征人把管薰

*蘇軾詩集卷之十 蘇軾詩集卷之十 蘇軾詩集卷之十*

戲答惡煙酒文益來書假設漂泊子清

清靜子出漂泊子顏色不平侍童見而問曰何為不  
平哉漂泊子曰清靜子偶來怪余嗜煙酒余為說其  
所以嗜之彼述其無益而有害其言如流其辨如瀾  
余不能答之然亦不能退煙酒是以不平也童曰其  
言奈何其辨奈何漂泊子曰彼匪嘗出於其口既筆  
之於剡藤名曰惡煙酒文童曰其文何在曰在案上  
指示之童展視曰余為君解嘲乃出門追之不及於  
是呈一簡於清靜子曰大禹惡旨酒桀紂以是亡國  
果其可惡乎然周官有酒正孔聖亦曰酒無量果不

可惡乎惡與不惡不在酒唯是在人乎煙酒亦然不見彼俗客乎其葉之纖以畫牋包之而他適出自懷中以漆雕器盛之而代酒茶爲待客之具其管之美以金銀爲小皿以容其葉以彩竹爲筒以通其煙其細口亦以金銀飭之或鞍上攜之或市中提之或花前吸之或月前吹之代鳥使以通蜂媒如此者惡之而可也若其方夜讀書氣體倦勞更闌燈幽則一啜之間破孤悶攬懶睡而一管之煙謂之塵裏偷閑乎謂之靜中同參乎聊擬先儒之微醺乎啜了而又啜飲了而又飲者抑其一盃一盃又一盃之彷彿乎果

是一椀重一二三四及五六至七椀之流亞乎如此者何必惡之哉方今流俗比比無家不蓄之無人不攜之且徃歲屢見韓客嗜之其筆談之間乃知國俗所謂多波古是煙酒也其廣布如此今予雖欲惡而絕之亦可得乎自煙酒行於我國以來考諸方書未詳是爲何草也強以葭莖當之疑其有毒然未聞飲煙酒以中毒者果其無毒乎况其尋常朝夕所食魚也鳥也草也菓也本草稱有毒者非無之然常食之而無妨則何必惡葭莖若乎凡人所嗜不同葱韭之輩誰不知之然食而不飽喫而不厭何必惡煙酒之臭乎

且適其口則以文王之聖不能不嗜蒲菹從其俗則以昌黎之賢不嫌食蝦蟇今人於煙酒亦如此乎若以至自蠻國故甚惡之則琵琶篳篥之聲可掩耳乎海棠海榴之花不觸目乎若其中華食物可慕之則牛羊豕何不供朝夕之膳乎加之內則所託品物以今見之則難下箸者多然則食物何必論華夷哉鶉是鼠所化也鼠之不可食孰與煙酒之不可飲乎然鶉者人人食之鼠者人人嫌之所以者何則化流俗也近歲多嗜蕎麥麵者盛噐成堆放飯流歡張口脹臉滿腹擁喉更十餘椀果然不厭非消麵蟲則不

及此乎蓋是田舍野人之食也然侯伯之席文雅之筵往往以是爲頓點流俗之化無奈之何煙酒之行既五十餘年蕎麥之行殆三十年共是雖無益於人亦無害者必矣蕎麥可以救饑煙酒可以消食小皿之草一管之煙不可爲毒太噐之堆十椀之食恐有脾胃之煩取捨以爲如何彼和汁之葷使不嗜者在其傍則殆成嘔吐其害果孰與煙酒之臭哉煙酒果可惡則蕎麥亦可惡也嗜與不嗜者人之性也二物何必惡之哉強惡之者僻也強好之者亦癖也古人之癖有賤於蕎麥者又有穢於煙酒者所謂錢癖瘡



痴癡之類是也嗚呼我國本神國也為胡佛被掠既  
 千年可惡之甚無過於此今不及其大而及煙酒之  
 小不亦僻乎近歲顯達而好儒者非無之然惡浮屠  
 而不能禁之則子之力雖惡煙酒果其不能絕之余  
 是非愛煙酒然為子之惡之甚過聊以解嘲而已

右林學士鷺峯先生

此中蓋長田舍理人亦食也然對山之諫文雖文  
 且其以是為勉然亦必之於無奈之何歟

相思君傳

相思君其先蠻種慶長中有酋長淡婆姑率族屬來  
 朝賜土田以居苗裔繁衍分處諸國蠻人無姓字世  
 襲淡婆姑名以地為號而服部氏最盛云君不知何  
 部氏性溫良為人薰然可愛一與人接則不能忘去  
 後常見思故稱曰相思君初生長田野未知名或勸  
 之仕君曰試乎哉筮之遇離之賁喟然廢策而歎曰  
 嗟乎命夫桂以香自焚予其然也耶未幾坐法胥靡  
 顏色枯槁適有富室葉買得視而憐之謂雖在縲紲  
 非其罪也贖而釋之且為治裝致之京師既至聲價

大發中貴人爭而聘之有薦于上者將召用或沮之  
曰昔神農氏王天下也區別人物野無遺賢循性授  
方爲民救患甘苦躬嘗採擇惟謹苟有一能莫不采  
錄彼輩無聞而斥之四夷不與齒恐其懷毒不可近  
上惑其言君上疏自理且曰陛下未嘗一用臣陛下  
幸一用臣雖折體抽筋伏斧質觸鋒刃肌膚分裂而  
無所悔上乃引見與語大悅稱其言縷縷有味常置  
之坐側君以呼吸調息之術授上吐故納新可以長  
生上益愛之賜號通靈先生青霞子爲君設博山爐  
唾壺各一在君左右焚香以供君而其友羅浮山人

管虛中亦爲君所吹噓進退必俱寵任殆無虛日於  
是君之道大行公卿士庶工商僧道靡不競尚士大  
夫相見坐未定而迎君其見重如此凡宴會游燕不  
與君俱則雖饌肴豐備而闕然若不足者故時人相  
謂曰坐無相思君則不樂而君能從容中人意爲人  
排悶解紛竟日忘疲服其教久則飄飄然有凌雲之  
想以是嗜之者不啻飢渴之於飲食而君昆弟子姪  
及族姓支庶一時共顯見用于世遍布海內然宗廟  
朝廷特不得預也蓋以其夷類也先是麴生茗生各  
以其技娛侍于上甚蒙賞會及君之進也二子稍疏

薄恐遂奪其寵乃相與謀陰惡君曰南方之善眩上  
盜戒諸上亦疑君恃恩出入喉舌妨害肺腑一日上  
對君屢唾君以為厭已語頗不遜上忽發怒提君投  
火中君歿竟應焚如之兆焉或曰君實不歿學道火  
化乘風而去莫知其所終君歿虛中亦廢退老于家  
然君之道至今愈盛其徒知名者甚多云

大史公曰余聞之長老前六七十嗜君者尚寡儒  
墨皆排擯而不用至近日婦女童稚猶知慕君物固  
有賤於古而貴於今者不可不知也然君起于蓬蒿  
之間以口舌感人王子孫累葉為世貴重不賢而然

乎哉

贊曰南方嘉種惟草之珍孕精毓秀懷英抱真茗羞  
厥甜麩讓其醇春雨之夕秋霜之晨遠客千里究巷  
一身鑽燧按管祛愁養神金門公子玉樓佳人繡包  
徐啓飛芳絳唇家賞戶愛美雖具陳無貴無賤形影  
相親蘭佩蕙纓奚啻靈均丹心雖灰風流長新

右川口靜齋

名光遠  
字子深

後水尾帝御製

磨識訶鴉古遏馬捺辣聶獨磨決燒釐孤沙捺彌郁  
兒虛禿柳識訶禿哥梭捺歷

又一說

靈元帝御製

遏馬<sup>マ</sup>柳<sup>ス</sup>斯<sup>ム</sup>姥<sup>ウ</sup>烏<sup>ウ</sup>刺<sup>ラ</sup>捺<sup>ナ</sup>辣<sup>ラ</sup>聶<sup>子</sup>獨<sup>ド</sup>磨<sup>モ</sup>決<sup>ケ</sup>燒<sup>ム</sup>釐<sup>リ</sup>孤<sup>ガ</sup>沙<sup>サ</sup>虛<sup>ヒ</sup>禿<sup>ト</sup>柳<sup>ノ</sup>  
捺<sup>ナ</sup>彌<sup>ミ</sup>伊<sup>イ</sup>柳<sup>ノ</sup>識<sup>シ</sup>訶<sup>コ</sup>禿<sup>ト</sup>哥<sup>コ</sup>梭<sup>ソ</sup>捺<sup>ナ</sup>歷<sup>レ</sup>

右二首並以

一帝聖製傳焉未詳其果然否且

二帝聖製不當體裁同而意亦同世之所傳疑誤其

一矣今姑附于此

附錄

新安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為余言有某大僚薦

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饒  
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悉召幕中客共觀  
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眾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  
吾善喫煙眾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  
置煙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眾已奇之矣又問仍  
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煙若干客又吸之盡請眾客觀  
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煙或為山水樓閣或為  
人物或為花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眾客咸  
以為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是觀之誠未可輕  
量天下士也

或曰我邦亦有與此似者往年江都有一幫間  
貓莊兵衛者善爲貓聲故世人譚名云且喫煙爲  
奇狀一薰自口中噴所吸煙爲一輪又一噴爲輪  
收前輪中如此再三爲大小四五匝或一噴爲輪  
貼承塵上戲言爲浮漚釘時人甚奇之

歐邏巴洲方之婦女子總不服煙草譯司曰啗蘭人  
來于崎陽召嫖子於旅館觀其吃煙甚異之曰本國  
之俗婦女子總不服煙若與女子偕坐則男子不肯  
服太光嘗云魯西亞地方亦然羅山文集曰異方致  
煙草於我邦也其始爲妓女娼婦寄聲通意之媒

與此左矣

王阮亭分甘餘話曰韓慕廬宗伯嗜煙草及酒康

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煙筒不離於手余  
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乃知之矣必不得已而  
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  
笑後余考姚旅露書煙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菘以告  
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  
輩賦淡巴菘歌

阮葵生吾山茶餘客話曰煙一名相思草蒲文曰淡  
巴菘初出呂宋明季始入中國近日無人不用雖青

閨稚女金管錦囊與鏡奩牙尺並陳矣韓慕廬出以課庶常陳廣陵詩一時傳誦家笠亭叔詩云味濃于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人推佳句陸青來耀作烟草歌形容盡致

王槭疑齋秋燈叢話曰新昌張姓茹竹煙管四十餘年色如漆而光可鑑珍同拱璧雖戚好不輕假也母病無藥餅資質錢二緡典主子患損疾諸藥罔效或謂非多年竹煙管不可治遂取張物截數寸煎湯服之愈他日張來贖怒欲訟典主謂曰兒疾賴君物獲瘳雖萬金所不惜願以質庫酬大德可乎張歸告母

母喜病亦瘥

李斗揚州畫舫錄曰匡子駕小艇游湖上以賣水煙為生有奇技每自吸十數口不吐移時冉冉如線漸引漸出色純白盤旋空際復茸茸如髻色轉綠微如遠山風來勢變隱隱如神仙雞犬狀鬚眉衣服皮革羽毛無不畢現久之色深黑如山雨欲來狀忽然風生烟散時人謂之匡烟遂自榜其船曰烟艇

# 附考並餘考

玄澤氏曰荅跋菰之傳種乎歐羅巴洲也距今不甚遠矣以吸蒲捏兒所說則百五十年以伍乙志所說則百八十年是各自其著書之年算之也因審和蘭諸說與安捏私泥冑篤者航北亞墨利加洲者三矣當西洋第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始帶此種還其本國云蓋其年則當我邦永祿四年明嘉靖四十年乃辛酉歲也而今茲天明辛丑當西洋第一千七百八十一年則其傳種者距今僅二百二十一年也巳古老相傳此物傳於我邦在元龜天正際顧是波爾杜瓦兒人所傳何者按白石先生采覽異言

西蕃之來自波爾杜瓦兒國始到于豐之神宮浦實  
 為天文十年辛丑秋矣十二年癸卯又泊于多禰島  
 爾後來我西鄙歲歲不絕元龜元年庚午春至肥前  
 國求以互市置場於彼杵海口今長崎港即此由是  
 觀之其初傳之果波爾杜瓦兒國人而在元龜天正  
 之際者可以知也於是乎謂此物入我今且二百餘  
 歲矣又取漢說及此者比較之亦是輓近栽植之物  
 固勿論也蓋有萬曆年間偶見閩人食之者崇禎年  
 間食者頗多崇禎末年纔見前是百歲老人未之觀  
 也等說然則其流行于彼後於我歟將同時歟又按

韓人所著芝峯類說曰近歲始出倭國又按本經逢  
 原曰方書不錄惟朝鮮誌見之其它有或曰出東洋  
 或曰出東邊塞外海島諸山或曰初出海外等諸說  
 則其原自我致朝鮮延及漢上亦未可知也據又有  
 曰不從中土生而無從載也自明季西洋人初以其  
 種帶來中國或其種得之大西洋或自交趾等說觀  
 之則中間亦自彼方傳之乎凡漢人之稱此物不出  
 百有餘年外而已其果後於我歟否乎蓋煙草之名  
 始出本草洞詮其它以煙命者皆所因其性而名也  
 若夫南蠻女人淡婆姑及海外鬼國反竟煙等說皆



孟浪無稽之言排擯之可也唯荅跋菰名通行于萬國是以其所產為名者猶我俗稱其地產呼甘字知亞加奈乃兒應帝亞沒厠箇未亞類也雖然乎世人未知荅跋菰之為地名其偶有知之者亦未知荅跋菰地屬何洲其長廣幾何今考喲蘭萬國輿地畧其第一千零五十九葉曰荅跋鶴一名泥物哇兒設力一名泥可止亞奈者北亞墨利加北海安止兒力斯諸島中跋兒路扁咄所屬之一小島也其地東西十六里許南北六里餘乃西北水路之一要港而此地多產荅跋菰草云此地土宇開拓及產物等說別有譯文故畧又采覽異言曰係南亞墨利

加洲中屬加蠟哥斯海上諸島都十八其中一島始出煙草之所也其地雖稍相近有南北之異當時傳譯之日偶致此錯誤也乎又按本朝食鑑煙草考二書俱有卷荅跋菰說即編中所圖荅跋鶴土人所吃者是也洋船水夫及崑崙奴等亦用之崑崙奴謂之洪革卒和蘭謂之盧兒歷荅跋菰盧兒歷卷轉之義也野千里所謂初番船作簞如篲葉狀吹火夾廣處吸狹處云云是也羅山先生曰我方傳來之初窺其葉而貼紙捲之吹火吸其煙云云顧此時尚未有幾泄爾者幾泄爾者相傳其初漢船所載來而以銅鐵

屬制之吾方亦倣之其始制在元和年間云故視其古制者能似今時舶來物也名曰幾泄爾者是亦固非此方之言又按諸書非漢及和蘭波爾杜瓦其它西洋諸國語然而其音頗近番語因竊考此物其舶來之初吾土人誤聞番商呼他物而認爲此物乎是亦未可知也又從來呼煙筒接頭尾之竹木斡稱辣烏辣烏蓋羅浮也羅浮產班竹載煙筒多用焉我方亦已傳用之漸爲通稱乎肥之前后諸國等於今非用班竹不稱羅浮竹其用他物者稱竿竹云又嘗西川釣淵曰老樞地屬南印度西隣暹羅國多產班

竹大小數種其小者用爲煙筒今之辣烏竹卽是也二說併記以備他日考爾烏乎天地之寥廓萬國之區別分之爲五大洲曰亞齊亞曰亞弗利加曰歐羅巴曰南亞墨利加曰北亞墨利加也至其北亞墨利加則北之又北僻遠之尤僻遠者也而天生此草遂傳播乎寰宇霜露之所墜舟車之所通無地不種藝焉無家不受玩焉不亦奇乎而此物雖有許多功能手又不能無過服損性或生宿疾等之害且也世屬澆薄俗趨奢靡乃煙具之制盡巧極精其耗費貨財者日甚一日可謂功罪相半也而爲萬國所尊崇既

已如此何其盛也如不幸不遇泥肩篤者終委諸遐  
裔哉大史公所謂趨舍有時者豈當人手雖一草之  
微亦復爾

餘考

本篇已采錄和漢及諸異邦之論答跋菰者遂成  
編矣於是復反覆通篇以論騰其性功有損益于  
人之多寡更錄餘考云

甚矣哉澆季之俗騎奢淫溺于事物也而喫烟之興  
趣爲最盛焉乃觀方今煙具之製笛包爐壺皆以錦  
繡金玉彩飾之而盡巧極精曾不慮其費滔滔流弊

浸漬于海內其奪民時賊國家聖人復起未如之何  
已因和蘭人所說考之彼國古唯步卒役夫之徒臨  
勞疲飢渴之時一吸以取暫時之快者已我舶來之  
始亦當如彼乎今也則不然上自王公下至黎庶朝  
夕坐卧燕饗步趨不須臾離身不須臾絕口乃至倉  
皇之間而愈不厭其煩也嗚呼慶長以前之人其起  
居亦爲何娛邪蓋微物亦有命邪抑嗜好之有時邪  
何其僻海幽島之草而爲萬國所寵榮如是也夫已  
寵榮如是不可不察知其源也乃本篇之成職是之  
由本篇既成猶且淘汰通篇詳辨其性功然其有管

見之所未及者固也蓋此物除惡氣驅寒濕通痰滯  
之類僅僅三四功已而其爲害者非淺鮮實如諸書  
所說矣夫石匏氏嘗論四功余試定八害按人身元  
與天地一橐籥也天氣降地氣升人在其中呼吸吐  
納亦是清淨之氣也其壽而靈豈有宅乎而是邪火  
日夜薰灼臟腑而暗殘賊清淨之氣焉其害一也人  
之有飲食也唯後天之氣是養於是五味各有司而  
如煙者五味亡所當故多服則其人頭痛目眩卒然  
發病也其害二也酒曰禍泉狂藥先王之大禮必將  
茶曰偏味廟堂以薦鬼神今夫煙也進不能備大禮

退不能携君父師前只猥褻閨閣之物而千金之價  
是競其害三也植煙草也非腴地則不殖通萬國計  
之費稼地者其壤殆大於公侯之國焉且民情趨利  
於是用力於煙草而公田稍生莠者不少其害四也  
煙草之初生也培養灌溉拂蠹蟲障風露其採也曝  
乾修造大妨農暇其害五也雖以天下之大乎則錦  
繡金銀之費於煙具者許多恐王侯之服噐爲之不  
給其害六也都曾接宇之地火制甚嚴而必亡賴之  
徒慢煙灰而失火者徃徃有之其害七也老人小兒  
以煙管誤傷咽喉者余嘗見十數人是自煙草出後

之患也其害八也八害中費腴地妨農暇賊人壽者尤爲可惡而天下之人必曰某好喫煙壽若干某亦好喫煙壽保若干歲而終是十中之一二且久而爲性者亦在焉猶蛾眉者伐性之斧而過房之人或克保壽遂曰房中亦有補益之術也雖然靜言考之今時之人壽稍不及慶長以前也亦有故哉余一日訪苧屋侯醫官推元玄長談次及之主人曰予嘗嗜此物而少壯來病嘈囉百治不得効一日忽然思是恐喫煙爲祟卽自誓絕煙未數旬而覺減半竟半歲而全愈矣爾後教藩士一二三人絕之則宿疾皆愈又

有一儒生松下氏者多年患眩暈亦教之生服膺而絕煙浹旬而得効踰月而全愈生曰累年之患迺不復發絕煙得効者乎將病自去之時邪請君裁之余應曰絕煙之法醫書所無何以裁之無已子請亦服煙以試之邪於是生服煙如始不日而前症再發苦悶却倍前日至此始知煙毒爲害卽自絕之而後前症漸愈云主人又曰予嘗歷見漢土朝鮮流求及和蘭人所用之煙管皆長管也服之僅一二吸而止嘗聞之古老我古之製亦然也距今三十年所有稱坂本製者其管接續而長及二尺餘則煙氣之薰咽喉

者亦應稍踈乎未聞短管競美日夜不絕口者也由是觀之今之盛不亦怪乎此說實與余所論符最後讀伊藤龍洲撰香川太冲藥撰跋文曰予不與煙花相得纔喫一着便覺左脇下隱痛引小腹蒼黃登溷悉瀉下腹中所有然後已既而精神越潔飲食無味委支眊目茫洋如死調養浹辰甫復平僅平復喫僅喫復崇千百回皆然於是深識煙毒作崇誓心天地不再把筒然應接際見夫煙具在前即便欲喫之心興起于中不可禁絕輒復居然破戒焉則復致前症曾不踰時如此者殆二十餘年云云此龍洲曾自試

之說亦暗與此合矣於是余亦細考之漢土流求及朝鮮等所用之管皆長而其製亦不聞如我邦屢改者且也如和蘭人所用磁噐而長管其管頭通內之孔細小而似防煙氣者又有製煙葉法先湯燻而去其辛辣穉惡之氣曝乾之數日而後切爲縷故其味至淡薄也服之亦至一二吸而止蓋彼方俗凡百之制極精凝妙有他邦之不可企及者獨煙管不用巧只磁噐而不改者義取之于不頻服邪又見瓜哇韃而韃等煙管之圖其長或及四五尺餘夫他邦之管用皆長者爲其煙氣不能薰灼藏府而有除瘴氣

之切乎其如是而始可謂無害已嗚呼八害之論不行則請別立一法先長其管乎而十日一換以要管中不生煙脂已蓋煙脂之有毒試納之蛇口則脂之所及肉色隨變遂殭直而死豈可忽諸近來煙與酒茶並稱而如酒茶其性緩也雖然過服亦害况於煙有固有之毒也余從來嗜此物行住坐卧讀書吟咏不能少間絕口蓋非甚嗜之其出而與人交也入而坐書筐間也見夫煙具在側即便欲喫之情興起于中不覺而喫之竟至不能絕口也今及撰本篇始知其烈毒又聞伊藤推元兩氏之說乃悟不可過服矣

庶幾世之嗜之者亦當以余之所懼者懼焉天明壬寅之春玄澤大槻茂實識

善錄卷之下畢

其文亦甚大然其質實

其文亦甚大然其質實

余出入磐水先生之門有年蓋先生之為  
 業也診治旁午問難應酬日夜務家學且  
 恒誘子弟孜孜黽勉終晷不停嘗繼師翁之  
 素志有重訂解體新書續譯傷醫新書之  
 舉但其書宏博其說精微未能悉脫稿  
 如此書及六物新志蘭畹摘芳教編則悉  
 考諸書之次仔爾所成三因化專注意于  
 此特於蕙州以其好故每見書中涉于此者  
 目自觸神自會手自筆而茲從司龐然  
 等冊第輩近檢述作之遺秉偶探得之且言



讀之本原支派披羅周於古今於是不忍長  
為心匠中一茲即請訂校之先生曰嗜者  
因以節之不嗜者因以疎此書一出眾我者  
其唯篤州乎因從事於繕寫又從而正之此  
在先生雖雜說瑣言集輩專任之少豈敢  
謂免疎漏之譏哉然至篤之確說有加於  
先輩諸君之嗜好省察之要裨益于世則復  
須區之言也唯使世後先生平素存心博  
濟必或得萬一報水露之恩焉乎

全入醫本行... 山部... 謹跋

追譯增補

獨度涅烏斯本草集成煙草主治

○盜牒列空斯<sub>の</sub>歇<sub>去</sub>斯<sub>人</sub>名曰吸乾葉煙或有醉

為睡眠又有攪動頭腦精神為錯亂者是以此草熱  
性甚故也又服之則減衰氣力猶如弼兒僧哥路  
多之性此草所始出之士人呼其葉乾者曰百敦又  
曰答跋古常取乾葉以達獨兒樹葉<sub>椰類</sub>捲之其一  
頭點火一方着口吸之<sub>茂實按煙管圖載中出葉葭  
堂主人所藏卷煙恐是此物</sub>  
也又以鼻嗅之其氣升頭腦和身體諸痛云又此物  
能耐飢渴但初微薰之則忘憂愁久服者必醉恰如

醉醞酒也凡吸之能化頭腦汚液

○泥可蠟烏斯木兒疾斯名曰此物性溫而燥是

為溫劑燥劑中之第一二位主療專有能和能化之功

每洗淋穢汚不潔諸瘡又稍有收斂之功又和軟腹

腸能解毒但有減耗氣力之性採生綠葉舐之而味

辛者直貼神經諸痛其痛忽除此物性極熱故嚼葉

則頭中粘液隨唾而吐出者以此物之為熱性與

白爾答蠟模和蘭當杜可路斯登勃爾更牒白歇

兒涅鹿列未詳等之草根相同也然口吸鼻薰過多

則攪動頭腦必耗氣力失知覺多服而醉則催眠難

覺猶服阿片者功害全係服用之多少又曰頭部潰

瘍貼此葉則和痛散毒又治小兒感冷或胃病或祛

腎痛按外候腰痛或救子癩又諸般肢節痛及麻痺不仁

等取此葉溫熱灰中貼其骨節上則有效又止齒痛

其法取生葉絞其汁浸巾摩擦痛處又別捻葉置其

齒痛上又取生汁以沙糖煎煮服之則下蛔蟲或以

葉按臍上亦得功又經久瘡腫為汚惡者取此汁洗

淋之則漸愈○業謁垓爾蘭杜和蘭人取此葉洗淋

頑癬瘡疥及其它皮膚所發之汚穢惡瘡又傳諸部

創痕但此物強壯人可用之老人衰弱者可忌之或

曰此汁一時用三十二錢或四十錢則眠睡難覺一  
 身上下為顛動也又在壯年賤者患水脹症者服之  
 則得全功此物性蕩滌腹內是以有攪動之強力也  
 又取葉和水取其粹液與卑賤強壯者熱症初發者  
 令頻服之則能解其熱毒○取粹液後以其渣入布  
 囊絞之液汁為流滴是其油也此油能治疥癬或諸  
 瘡癩又取其滓渣乾為末傳人馬手足為摩傷破爛  
 者則速愈或諸毒及毒箭創瘻傳此草汁則有良功  
 又毒蟲螫傷貼葉即治  
 ○獨度涅烏斯曰彌兒僧可路舊名協多協斯

者其類有黑白黃花三種又近來有孛露國及西方  
 諸州所出一種草曰百丟模者是亦其一類故併入  
 以為四種名亦曰孛露產彌兒僧可路以下省多略譯文  
 茂質按本書圖說彌兒僧可路三種其草和漢土產未詳其品但第一種黃花者略似煙草  
 耳其後世所曰孛露產為一種者正是煙草也却  
 是在我東方則未詳其本種彌兒僧可路多者  
 近世孛露國係于南亞墨利及西方諸國即亞墨利  
 船上一種草彼土名曰百敦又謂答跋古者按彌兒  
 僧可路多異種也故我邦名之曰孛露彌兒僧可  
 路多其形似前圖黑白花二種者而延長莖高五  
 六尺餘分朶極葉長潤而尖圖大於前圖黃種者葉

形頗如八悉吉勃拉牒冷草名未詳而潤且柔色淡綠有茸毛此物亦分為二種其第一種葉抱莖而生第二種者葉莖共長即如示圖花如鈴兒而長大於黃花種者開發為五裂各微尖色黑赤但其緣淡白子為房其內種仁數顆全同黃花者根太鬚根延漫

此草近世始傳其種於亞墨利加洲中宇露國我歐邏巴洲中園圃往往栽植焉春時種蒔七月花開花謝結實其根至冬則枯腐故年年新蒔種子栽焉業謁埤爾蘭杜人總稱此草呼百敦又曰答跋古此以始輸於亞墨利加洲直稱其土名也

第一種



第二種



羅甸名泥可蠟烏斯 木那兒疾斯 一名泥可茶那

又別名協鹿拔 沙古蠟 又桑古管 協鹿拔 右兩

別名和蘭 協謁力吉可路 多 按其義 猶 又或曰

協七倭斯泄七空繆斯 百丟七空奴斯 羅甸 和蘭

譯之曰 字露產彌兒僧哥路 多 此其形狀功

効其以與彌兒僧可路 多 黃花者大氏相似冠字

露之地名為其稱耳

茂質按獨度涅鳥斯本草者遠西草木譜之最太  
成者也蓋其書之成先於本編前譯三子之說既  
本編唯著其書名姑闕其圖說之譯文此以其始  
主說約也今更摸其二圖追譯其說附於後其諸  
家象說古今彼此大同小異看者宜參考焉甲子  
之秋錄

泥烏福弗伯西兒紀行譯說

○與安

泥烏福弗

名勃蠟悉兒

地係于南亞墨利加洲漢譯伯西兒

是也以下

紀行書第一百一十二葉曰伯西兒土人嗜

煙草極甚呼草曰百知麻呼葉曰百知麻倭拔每採

葉陰乾而後炙火揉為粗末取一種異木皮為管納

諸其內以吸之其樹名兵鐸跋一名鳥留鳩留一拔

沙名郁蓋異木也其果有殼包之後知剉葉用之盛

蘆管或木管喫之近又有用陶器烟管者此皆歐邏

巴洲所輸送也彼呼之曰空模留百敦勃空拔

全印度紀行譯說

○全東方印度紀行書第一百六十六號瓜哇物產

條曰印度諸國皆多栽種答跋菰草是波爾杜瓦爾

人嘗傳種於此地方諸國故麻列乙斯及瓜哇人皆

呼曰答跋菰但支那人呼此物曰形稱按近煙音必當

瓜哇土人嗜好尤甚日常用之故栽種極用心且營

交易之利的爾那低鳴人最稱此土產故恒輸送之

於拔答罷亞之地其葉攷疊為一束以蒜藤蔓固束

之令齊整每束重貳陌伍拾陸錢稱其佳品者價云

云下略

安具那嶋土人亦家邊數處種蕪此草以供日用故



無他輸送所種必擇肥沃其長茂者莖幹大約高八尺二寸許葉長一尺二寸許廣八寸五分許凡印度人有不用管直卷葉為一指大一頭點火一頭吸之者卷用一葉或兼數葉者從其大小廣狹也婦人取其粗品者卷之芭蕉乾葉包其上以吸之按諸圖中

華木世肅藏拂郎察人所用者或此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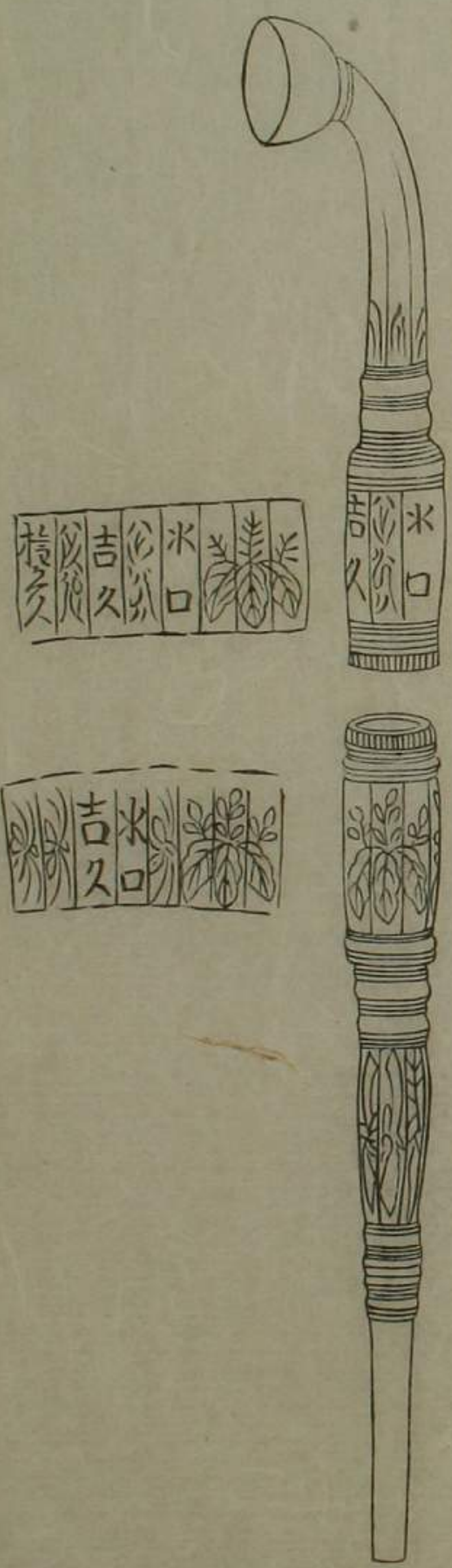
同書滿刺加國人吃烟圖

○又同書第二百一十五號曰滿刺加國人居干拔答罷亞都下者每多嚼蕒葉又吃煙草其筒用畫漆蘆管火頭用石男所把煙管甚長齊於一身之高二女用蘆管石頭小者其圖如左

一種木烟筒圖  
 甲子秋薰案斬主人所贈此管得  
 浪華一友人耘堂者云頭管為  
 接續蓋遠西舶上之物與前圖  
 中川氏所藏同類異品



古製煙管圖 或藏



此水口權兵衛所造頭尾別鏤五七桐花徽號者世謂之  
 太閤樣即云豐太閤所用也未知其然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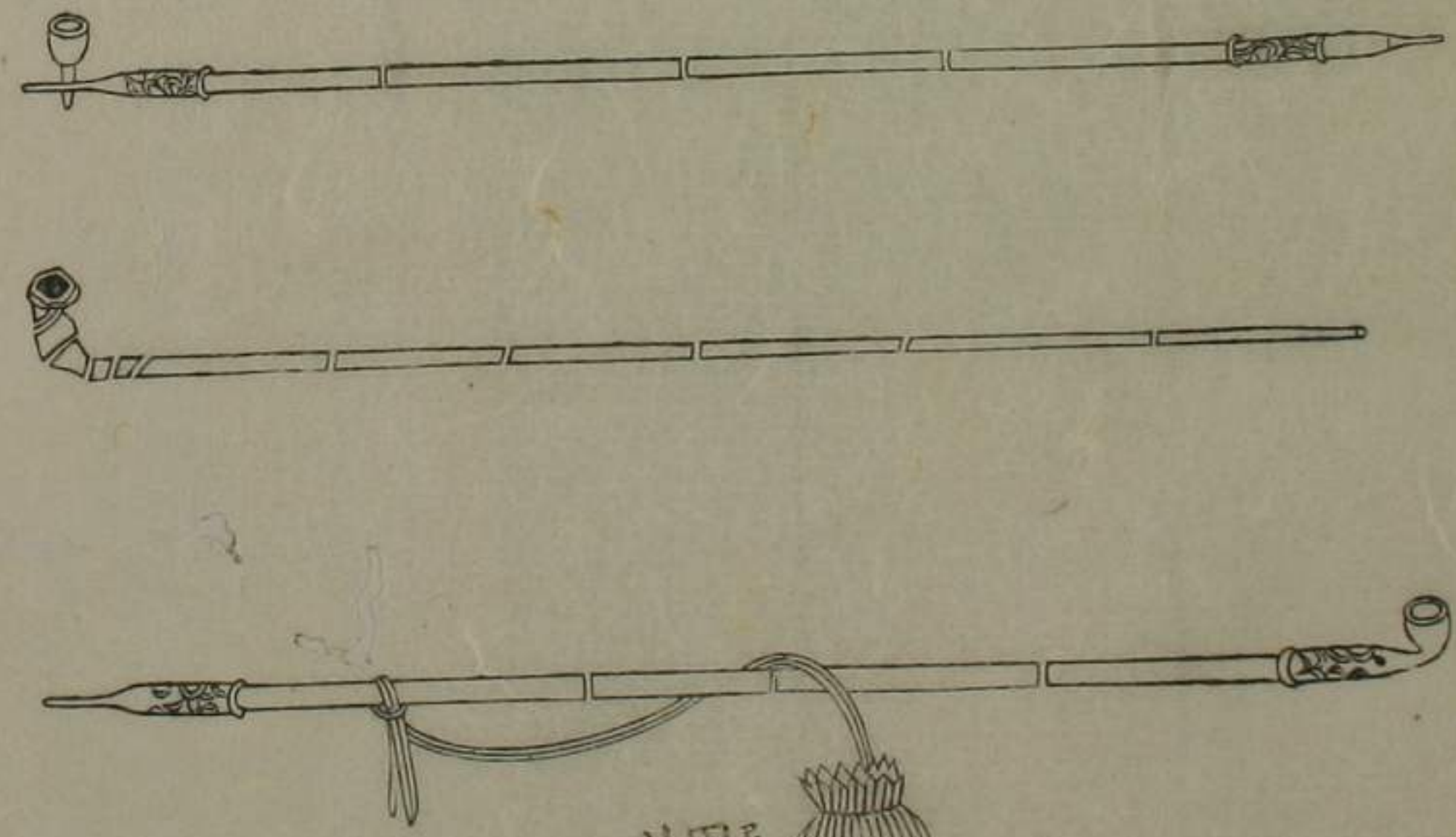
清人所用煙管圖

出于清俗紀聞

烟筒

頭尾多以白銅造焉

間有管嘴接象牙者  
貴介或用銀造者筒長  
二尺或三尺用紫竹方竹  
通天竹



烟包

其製如  
貨包

○大莫臥兒國水煙圖說

此是大莫臥兒國之婦女薰服加兒羊杓之圖也加  
兒羊杓蓋水烟也和蘭人拂郎梭乙斯法連的英所  
著書第四卷中第二篇大莫臥兒紀事二百五十九號出此圖且載其說曰  
此圖者國王斯牙梭烏沙之長女合迷鐸麻法兒者  
所薰服百爾西亞國所製金造加兒羊杓也蓋應帝  
亞地方之習俗而婦女用之者常多於男子其薰服  
之法先貯水硝子壺中乃取縷烟置之其蓋上就其  
管吸取之則烟氣如線貫穿水中以達其口婦女常  
以是為娛樂之具

又二百三十四號有后妃奴兒石  
鴉黃閑居後宮中其侍女一人薰

服加兒桑枕之圖亦全與此同又背後有如枕器所以憑也人物諸圖往往畫之亦猶西洋諸圖用椅子歟又婦人臂腕上為莊飾如圖即左右手上臂與下臂腕上其纏著絲巾各從意所適以為飾無有定法凡印度斯當帝即應良家婦人及其他印度地方女子平常之態蓋其俗也云

地茂質既藏此器即安南國所用者又得觀印度所製最精巧者其圖說並已載本編今亦於此紀事

○大漢相與國本款圖



同書二百十二號

大莫臥兒國西多兒尊  
 貴夫人在其浴室中憑  
 金椅把長管吃煙之圖也  
 其薰煙之法則飭百爾西亞國之  
 式也其管以革製之管頭嚙口  
 之處用金一侍女持玻璃壺盛水  
 接其管者是煙氣貫穿其水中  
 以達口也一女立其背後以  
 孔雀尾扇扇之  
 而一飲水器一洗其足金盃  
 承其餘滴云云下畧  
 按當是本編所圖說福加者  
 矣今亦偶得其所親用之圖  
 故摸之以明前圖之用也



檀儿叢書二集卷二十一文房約江之蘭舍徵著元不奉詔

喫烟噴人面紙煤四擲

烟之性味本草所不載不知昉于何年今則遍滿  
 宇內無人不嗜名之曰相思草賓朋醮會雲霧塞  
 空尤可駭異者豪右之門召集女客不設簾箔觀  
 劇飛觴一八妖鬟手擎烟具先嘗後進一如姣童  
 之奉其主甚至含烟緩吐視生旦之可意者而噴  
 之無所顧忌噫濶達大度舉世幾同韓熙載矣夫  
 衆醉獨醒為千夫所指亦殊不必然文房雅地喫  
 烟噴人面亦不可也紙煤四擲則熒熒不滅炎炎

奈何矣

面衣不何也 蘇軾四難俱焚不難矣

書隱叢說袁漫活著曰相思草一名烟草又名淡肉果又

名淡巴菰又名返魂草吸之可以破寂助氣無大利

亦無大害前世未聞焉相傳起於明末今已十室而

九無論朝野雅俗良賤且波及閨閤矣用之者若刻

不能忘即閉窓弄墨吳夫工作勤劬者同飲食之不

須吏離焉豈習俗使然耶抑天道使然耶

蚓庵瑣語說鈴素通曰烟葉出自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

不治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烟一觔崇禎癸未丁禁烟

之令間私種者問徒法輕利重民不奉詔尋令犯

者斬然不久

軍病寒無治遂停是禁予兒時尚

不識烟為何物崇禎

我地徧處栽種雖一尺童

子莫不食烟風俗頓改

龍沙紀略方式濟曰俄羅斯居云云牛千百為群云云

烟草三四斤易一牛又秋盡俄羅斯來互市云云

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類易縑布烟草薑椒糖錫諸

物以去

滿漢同文物名類集 烟 單某布姑

○蓮坡詩話 查為仁乾隆六年二月題序

烟草詩前人無詠之者韓慕廬宗伯掌翰林院事

曾命門人賦漆巴菰漆巴菰烟草名見姚旅露書詩多不傳惟

慈谿鄒太守梁為庶常時所作存玉堂集中海寧

陳文貞公有五律四首錄之宋本故

神農不及見博物幾曾聞似吐仙翁火初疑異草薰

充腸無滓濁出口有氤氲妙趣偏相憶縈喉一朶雲

異種來西域流傳入漢家醉入無籍酒款客未輸茶

莖合名承露囊應號辟邪間來頻吐納攝衛此餐霞

細管通呼吸徹噓一縷煙味從無味得情豈有情牽

益氣驅朝霧清心却晝眠誰知飲食外別有意中緣

清氣滌昏憒精萃任咀含吸虛能化寶嘗苦有餘甘

燭火寒能却長吁意似酣良宵人寂寞藉爾助高譚

廣澤翁觀鷺百談卷之四第八十八條晉桓玄書畫寒具為浣

條知慎謂書畫先須洗手云云又嗜煙草者其手必

有烟氣好吃者久之與之化不復知其氣不嗜者

嫌忌之尤甚氣觸輒知如彼烟筒液傳手指嗜者不

自知之卒爾見名流書畫動則為汚染其害十倍於

油也嗜烟者須臨時自照自戒焉

茂實按本編享保十年乙巳之著作派今八十年此時吃烟漸行于世故翁為嗜烟者示此戒也翁之尊重名流墨跡謹嚴不苟如此宜哉其於書逸品卓然長為墨兒之冠冕也

○新見傳左右衛門入道法入正朝行年八十一

歲集八十年以往之雜事撰一書書其卷尾曰  
 以傳其後孫時享保十七年壬子按斥萬治寬  
 文年間歟其中有吃烟之儀一則慙守可式因  
 抄其說於左

伴時烟草行于世無有懷煙具者客至必進煙盆客  
 不論煙之美惡唯吃盆中所設之縷烟耳其吃也大  
 與今時不同其例曰客至進煙盆主人不出迎客不  
 敢服之主人出迎寒暄問候二三談話了主人勸客  
 把管一薰服客辭却勸主人主人辭猶酒茶獻酬之  
 禮情款談濃而後主人出懷中之一紙把盆中之煙

管先淨管稍次拭全管以勸客客拜受之一薰謂主  
 人曰佳味芳美隨喫一二服拭管稍置我前其將歸  
 也拭全管納于煙盆辭謝而去矣客拭管之時主人  
 辭曰不須煩玉手昔人慙守不失定儀不似當今任  
 情根捻灼者也

○吹煙戲曲說

煙草之盛行于世也久矣其極至有吹烟為戲曲者  
 元錄年間有貓莊兵衛者又虞初新志有石天外為  
 張山來所語噴烟之奇男兒既舉諸本編嗟和漢一  
 揆何其巧思之契合也都下迹有幫間吉藏者兼為

此戲云余未見之頃亦城西有一狎客好善此戲其技最奇自號輪玉亭吹烟俗稱茂質一夜在一友人宅親視之其人暗處設坐煙盆煙具在其側戲曲數番先向諸客告其曲名把管裝烟點火仰噴之則坐上起一堆之雲雲中忽為輪或圓或楮推頰扣頰大小綿連迸出或為連環或為連珠或握扇貫其所噴之輪或一或二或三或令輪在扇上或吹入於一管中管尾噴出數輪或吹已懷中則自其袖而出或傀儡口中令噴出之或所吸之烟入兩鼻孔不他洩之類曲曲怪異千狀萬態愈出愈奇眾皆奇之未知其所

為彼又自謂恐諸客疑余之縷烟中別有所設乃請傍人之煙一吸乍為奇狀如初曲名數十難盡臆記都下人每有饗宴爭召助其興云嗟此技固出於獨得而入此妙境何用心之至于此可不謂一奇技乎夫煙草之盛于天下也終至如此可謂奇亦甚矣寶昇平之餘事也

近見西夷蛤刺弗多島所用煙管其形如左圖夷人以一種暗赭軟石彫琢為煙管頭形剗其中貫穿以通竅不別造管稍接箬管為吃烟之用管時換之云但是往時所用至今世則不取之專用本邦所致

金製之物云此品與薩州苗代川村所製用相似而有磁與石之差耳又與本編所圖載管稍一箇其上頭揮卷葉而薰服者互為反對各土異俗之好欲可想見



追譯增補 畢

蕩錄

全三卷 文化六年己巳春出版

芝蘭堂藏版嗣出書目

博物新語

三卷

蘭畹摘芳

二十卷

重訂解體新書

七卷

續譯瘍醫新書

五十卷





